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
第一回 合影樓第一 防奸盜刻意藏形 起情氛無心露影

詞云：世間欲斷鍾情路，男女分開住。掘條深塹在中間，使他終身不度是非關。塹深又怕能生事，水滿情編織。綠波慣會做紅娘，不見御溝流出墨痕香？

右調《虞美人》

這首詞，是說天地間越禮犯分之事，件件可以消除，獨有男女相慕之情、枕席交歡之誼，只除非禁於未發之先。若到那男子婦人動了念頭之後，莫道家法無所施，官威不能攝，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誅夷之詔，閻羅天子出了緝獲的牌，山川草木盡作刀兵，日月星辰皆為矢石，他總是拚了一死，定要去遂心了願。覺得此願不了，就活上幾千歲然後飛升，究竟是個鰥寡神仙；此心一遂，就死上一萬年不得轉世，也還是個風流鬼魅。到了這怨生幕死的地步，你說還有什麼法則可以防禦得他？所以懲奸遏欲之事，定要行在未發之先。未發之先又沒有別樣禁法，只是嚴分內外，重別嫌疑，使男女不相親近而已。

儒書云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道書云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」，這兩句話極講得周密。男子與婦人親手遞一件東西，或是相見一面，他自他，我自我，有何關礙，這等防得森嚴？要曉得古聖先賢也是有情有欲的人，都曾經歷過來，知道一見了面，一沾了手，就要把無意之事認作有心，不容你自家做主，要顛倒錯亂起來。譬如婦人取一件東西遞與男子，過手的時節，或高或下，或重或輕，總是出於無意。當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畫蛇添足，輕的說她故示溫柔，重的說她有心戲謔，高的說她提心在手、何異舉案齊眉，下的說她借物丟情、不啻拋球擲果。想到此處，就不好辜其來意，也要弄些手勢答她。焉知那位婦人不肯將錯就錯？這本風流戲文，就從這件東西上做起了。至於男女相見，那種眉眼招災、聲音起禍的利害，也是如此，所以只是不見不親的妙。不信，但引兩對古人做個證驗。李藥師所得的紅拂妓，當初關在楊越公府中，何曾知道男子面黃面白？

崔千牛所盜的紅綃女，立在郭令公身畔，何曾對著男子說短說長？只為家主公要賣弄豪華，把兩個得意侍兒與男子見得一面，不想他五個指頭一雙眼孔就會說起話來。及至機心一動，任你銅牆鐵壁，也禁她不住，私奔的私奔出去，竊負的竊負將來。

若還守了這兩句格言，使她「授受不親」，「不見可欲」，哪有這般不幸之事！我今日這回小說，總是要使齊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漸，非但不可露形，亦且不可露影，不是闡風情，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條相思路也。

元朝至正年間，廣東韶州府曲江具有兩個閒住的縉紳，一姓屠，一姓管。姓屠的由黃甲起家，官至觀察之職；姓管的由鄉貢起家，官至提舉之職。他兩個是一門之婿，只因內族無子，先後贅在家中。才情學術，都是一般，只有心性各別。管提舉古板執拘，是個道學先生；屠觀察跌蕩豪華，是個風流才子。

兩位夫人的性格起原是一般，只因各適所天，受了刑於之化，也漸漸地相背起來。聽過道學的，就怕講風情；說慣風情的，又厭聞道學。這一對連襟、兩個姊妹，雖是嫡親瓜葛，只因好尚不同，互相貶駁，日復一日，就弄得仇家敵國一般。起先還是同居，到了岳丈岳母死後，就把一宅分為兩院，凡是界限之處，都築了高牆，使彼此不能相見。獨是後園之中有兩座水閣，一座面西的，是屠觀察所得，一座面東的，是管提舉所得，中間隔著池水，正合著唐詩二句：遙知楊柳是門處，似隔芙蓉無路通。

陸地上的界限都好設立牆垣，獨有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腳，還是上連下隔的。論起理來，盈盈一水，也當得過黃河天塹，當不得管提舉多心，還怕這位姨夫要在隔水間花之處窺視他的姬妾，就不惜工費，在水底下立了石柱，水面上架了石板，也砌起一帶牆垣，分了彼此，使他眼光不能相射。從此以後，這兩份人家，莫說男子與婦人終年不得謀面，就是男子與男子，一年之內也會不上一兩遭。

卻說屠觀察生有一子，名曰珍生；管提舉生有一女，名曰玉娟。玉娟長珍生半歲，兩個的面貌竟像一副印板印下來的。

只因兩位母親原是同胞姊妹，面容骨格相去不遠，又且嬌媚異常，這兩個孩子又能各肖其母，在襁褓的時節還是同居，辨不出誰珍誰玉。有時屠夫人把玉娟認做兒子，抱在懷中餵奶，有時管夫人把珍生認做女兒，摟在身邊睡覺。後來竟習以為常，兩母兩兒，互相乳育。有《詩經》二句道得好：

螟蛉有子，式谷似之。

從來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，總是血脈相蔭的緣故。同居之際，兩個都是孩子，沒有知識，面貌像與不像，他也不得而知。

直到分居析產之後，垂髫總角之時，聽見人說，才有些疑心，要把兩副面容合來印證一印證，以驗人言之確否。卻又咫尺之間分了天南地北，這兩副面貌印證不成了。

再過幾年，他兩人的心事就不謀而合，時常對著鏡子賞鑒自家的面容，只管嘖嘖贊美道：「我這樣人物，只說是天下無雙、人間少二的了，難道還有第二個人趕得我上不成？」他們這番念頭還是一片相忌之心，並不曾有相憐之意。只說九分相合，畢竟有一分相歧，好不到這般地步，要讓他獨擅其美。哪裡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伏了相憐之隙，想到後面，做出一本風流戲來。

玉娟是個女兒，雖有其心，不好過門求見。珍生是個男子，心上思量道：「大人不相合，與我們孩子無乾，便時常過去走走，也不失親親之義。姨娘可見，表姐獨不可見乎？」就忽然破起格來，竟走過去拜謁。哪裡知道，那位姨翁預先立了禁約，卻像知道的一般，竟寫幾行大字貼在廳後，道：「凡係內親，勿進內室。本衙只別男婦，不問親疏，各宜體諒。」珍生見了，就立住腳跟，不敢進去，只好對了管公，請姨娘表姐出來拜見。

管公單請夫人，見了一面，連「小姐」二字絕不提。及至珍生再請，他又假示龍鍾，茫然不答。珍生默喻其意，就不敢固請，坐了一會，即便告辭。

既去之後，管夫人問道：「兩姨姐妹，分屬表親，原有可見之理，為什麼該拒絕他？」管公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『男女授受不親』這句話頭，單為至親而設。若還是陌路之人，他何由進我的門，何由入我的室？既不進門入室，又何須分別嫌疑？單為礙了親情，不便拒絕，所以有穿房入戶之事。這分別嫌疑的禮數，就由此而起。別樣的瓜葛，親者自親，疏者自疏，皆有一定之理。獨是兩姨之子，姑舅之兒，這種親情，最難分別。說他不是兄妹，又係一人所出，似有共體之情；說他竟是兄妹，又屬兩姓之人，並無同胞之義。因在似親似疏之間，古人委決不下，不曾注有定儀，所以涇渭難分，彼此互見，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將出來。歷觀野史傳奇，兒女私情大半出於中表。皆因做父母的沒有真知灼見，竟把他當了兄妹，穿房入戶，難以提防，所以混亂至此。我乃主持風教的人，豈可不加辨別，仍蹈世俗之陋規乎？」夫人聽了，點頭不已，說他講得極是。

從此以後，珍生斷了癡想，玉娟絕了妄念，知道家人的言語印證不來，隨他像也得，不像也得，丑似我也得，好似我也得，一總不去計論他。

偶然有一日，也是機緣湊巧，該當遇合，岸上不能相會，竟把兩個影子放在碧波裡面印證起來。有一首現成絕句，就是當年的情景。其詩云：

綠樹陰濃夏日長，樓台倒影入池塘。

水晶簾動微風起，並作南來一味涼。

時當仲夏，暑氣困人，這一男一女不謀而合，都到水閣上納涼。

只見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，把兩座樓台的影子，明明白白倒豎在水中。玉娟小姐定睛一看，忽然驚訝起來，道：「為什麼我的影子倒去在他家？形影相離，大是不祥之兆。」疑惑一會，方才轉了念頭，知道這個影子就是平時想念的人。「只因科頭而坐，頭上沒有方巾，與我輩婦人一樣，又且面貌相同，故此疑他作我。」想到此處，方才要印證起來，果然一線不差，竟是自己的模樣。

既不能夠獨擅其美，就未免要同病相憐，漸漸有個怨恨爺娘不該拒絕親人之意。

卻說珍生倚欄而坐，忽然看見對岸的影子，不覺驚喜跳躍，凝眸細認一番，才知道人言不謬。風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學先生的令愛，意氣多而涵養少，那些童而習之的學問，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試驗出來。對著影子輕輕地喚道：「你就是玉娟姐姐麼？好一副面容！果然與我一樣，為什麼不合在一處做了夫妻？」說話的時節，又把一雙玉臂對著水中，卻像要撈起影子拿來受用的一般。玉娟聽了此言，看了此狀，那點親愛之心，就愈加款動起來，也想要答他一句，回他一手。當不得家法森嚴，逾規越檢的話，從來不曾講過；背禮犯分之事，從來不曾做過。未免有些礙手礙口，只好把滿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。

屠珍生的風流訣竅，原是有傳受的：但凡調戲婦人，不問他肯不肯，但看他笑不笑；只消朱唇一裂，就是好音，這副同心帶兒已結在影子裡面了。

從此以後，這一男一女，日日思想納涼，時時要來避暑。

又不許丫鬟伏侍，伴當追隨，總是孤憑畫閣，獨倚雕欄，好對著影子說話。大約珍生的話多，玉娟的話少——只把手語傳情，使他不言而喻；恐怕說出口來被爺娘聽見，不但受鞭敲之若，示且有性命之憂。

這是第一回，單說他兩個影子相會之初，虛空摹擬的情節。